

长征之歌(组诗)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零 阳

心底藏一条长路，总有火把长明——
胸膛之光。风雨、峭岩、激流、雪山
愈燃愈烈，一杆钢枪之上
长风难掩，红色的誓言

我怀揣胸中不灭的烈焰
扫尽枯枝落叶，在菜园种下青菜
人流之中，反复摩擦手心的磁石
道出三十七度星火

枯木逢春，次第苏醒，三月
我赶在山花绽放前伫立山巅，轻轻摇曳
待漫山繁花，再遇人间星辰

赤 诚

挖出草根，吞咽生死，吞咽
使命与静好的岁月，缓缓地昂起头颅
春天，迟早会来，石头与草木体内
一直恋着土地，云雾缭绕
不舍无数忠魂

大渡河的水，记住了赤胆忠心
滔滔不绝地诉说，草尖上一滴露的晶莹

那些铁索无语，抚摸出冰冷里的热血
置身万里山河，风稍微一吹
就止不住模糊的双眼，清晰的身影

铭 记

沿着草地走，沿着黄土高坡太阳走过的高处走
走得更远一点
握住亲人的手，握住战友的手
握住英烈们的手

芳草萋萋，再次来到那座土梁
烈风掣旗的声响，滑过耳畔
丘壑连绵起伏，无法献一束菊花
就化作野草陪伴，踩着充满信念的脚印
献出自己体内的盐和铁

迎着升起的太阳，无数小野花
枕露苏醒，将小小的光
放在脚下，又集体托起

要上都上

蒋念盈

赣南的秋风，吹过
沙洲坝的土坯房。也吹动了
窗棂上那张泛黄的“光荣榜”
一位老人躺在病榻上，呼吸微弱
可他的目光，穿透了岁月的尘埃
望向远方，望向那条
通往战场的路

那里，有八个背影渐行渐远
一生保，二生保……直到八生保
名字里藏着最朴素的祈愿
却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化作
最决绝的，誓言

第一次
五个儿子穿上军装
像五棵青松，挺立在
反“围剿”的硝烟里
枪声骤响，血肉横飞
他们倒下了
化作泥土里的红花

第二次
三个少年再赴征程
哪怕家中只剩老父、幼孙
哪怕前路是生死未卜
“要上都上”。话语如铁的老人
斩断了最后的眷恋

湘江的水，红了又清了
清江的月，缺了又圆了
那八座空坟，依然守护着
曾经的山头

诗 潮



上大学

鱼在洋

一家人盼呀盼，终于响起了敲门声。
有个穿绿色衣服的小伙子，举着一个大信封，喊道，通知书来了！通知书来了！父亲赶忙接过来，某某大学的名字大大地写上面。考生激动，他的父亲母亲更激动。

父亲赶忙掏出准备好的红包，里面包着一百块钱。他说：“你辛苦了，顶着酷暑给我们送来好消息，给你发个红包。”

快递小伙擦一擦脸上的汗水，摆摆手：“祝贺祝贺，红包我就不拿了。”孩子接过了通知书，脸上笑得像花一样。快递小伙一激动，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祝贺你，我们是校友。

小伙走了半天，一家人才回过神来。母亲说：“怎么大学毕业了还送快递？”父亲说现在大学生就业太难了，一年一千多万人，不奇怪。儿子这个准大学生，脸上的笑容花一样凋谢了。他说：“那么多大学生？太不值钱了。这大学没上头了。”父亲态度坚定：“大学还是要上的，咱们家有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上，这是我们对父母的责任。”

这个段子听起来有点好笑。听过以后很扎心，尤其在这填写志愿等待通知书的日子。

老鱼是个老大学生，幸运地吃了改革开放

这个时代的红利。那个时候考大学是独木桥，上大学意味着不穿草鞋，不吃毛粮，有铁饭碗，能穿皮鞋，考上就成了公家的人，每月还有几块钱的助学金，吃饱饭还能挤出毛毛钱买点书什么的，大学一出来就分配工作，工资五十多块，比如今五千块钱都硬。

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一百个人里头，只有两三个考上。大学扩招之后，变成了普及性的教育。大学生不值钱了，工作更难找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老故事成了传说，硕士博士博士后甚至成了键盘侠众嘲的对象。那么，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学还该不该读呢？

老鱼觉得还是该读。回想几十年前的那四年里，老鱼至少有三方面的收获：

一是看了太多的书。书是人类精神的精华，读书多了也就有了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能力，不容易上当受骗。延安大学窑洞图书馆里的中外名著，老鱼几乎都一本一本看过。二是大学里不拼升学率，老师们知识高深，老鱼听了不少长知识的课。听要考试的专业课，也能听不用考试的有趣讲座。听得多，见识就多了。

三是上大学正是青年成长的性格形成阶段，与同龄人一同经历成长的痛苦与欢欣很难得。老鱼尽管才十六岁，在大哥哥大姐

姐的熏陶下，知道了世界是怎么回事，知道了怎么与人交往，怎么与陌生的世界相处。

现在在大学的校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让人长见识。而且，上大学逃离了家长的监控，大学能谈恋爱。

在人生最美好的日子，谈一场花前月下的恋爱，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大学的恋爱没有功利目的，纯粹的爱情，尽管不一定结果很好，但是只有经历过了，才不辜负青春，才值得留恋。

我们都是凡人，不是爱迪生、华罗庚那样的天才，不用上大学就能搞发明创造，成为行业领域里的“尖子生”。所以，大学生满大街的时候，书还是要读的，大学还是要上的。

小时候在农村，耕读传家是传统。以耕立身，以读立心。养儿头猪，供孩子上学，这是一个家庭从物质和精神的两个层面要过好日子的朴素追求。

读书尽管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是至少多了一点眼光，多了一种可能，多了一些渠道。就像那个段子里，尽管那个大学生小伙还在送快递，但是与不读大学的同龄人还是不一样，他选择的眼光不同，以后不送快递也不是没有可能。

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才有好机会。谁

都无法阻止，AI将改变我们的生活，知识更新很快。上大学至少学会了什么是AI，怎么面对AI。只有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在这个时代的风起云涌里才不会落伍，才会有饭吃，才能活下去。

老鱼这个四十多年前的老大学生，之所以还有点眼光，有点见识，还不太容易上当受骗，那都是大学教给他的。老鱼以为，大学至少教给你三种能力：眼光、见识和学习能力。你见过没读过书的人一直嚷嚷读书没用，但是你见过读过书的人说读书没用吗？这是教养。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有温度懂情通事理的人。

有一句话，把上大学的意义说透了——不上大学，决定眼界，决定认知，决定你以后跟谁站在一起。读书很苦，但不读书的人生更苦。读书苦一阵子，不读书苦一辈子。所以，当下的学子们，要好好读书，努力考上一所心仪的大学，因为这是普通人最体面、最稳妥、最值得、前面有光的一条路。

灯下漫笔

6月30日，西十高铁正式
开通运营，商洛西站、山阳站、
漫川关站同时投用。7月1
日，商洛开出了第一趟到北京
的高铁。

下午2时40分，我坐上“试
乘”的那趟列车。

“和谐号”从商洛西站缓缓
滑出，车身微微一颤。窗外站
台上人群挥手，车厢里掌声雷
动。这是一趟特殊的“试乘”，
从商洛西出发，到西安北。车
厢里坐着市上领导、铁路部门
同志、参建单位的代表，还有一
群穿工装的施工者。

列车穿行在秦岭隧道群，
窗外明暗交替，像翻阅一本厚
厚的相册。西十高铁线建设的
四年里，一幕幕涌现眼前……

——漫川关那个年轻的项
目经理。

前年夏天，我去工地检
查，正好碰到他从作业面出
来。他摘下安全帽，我一愣——
小伙子二十七八岁，光
头，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
脚上一双沾满泥浆的胶鞋。
浑身上下，黝黑黝黑的，从脸
到脚背，没有一处白。

我心疼地说，小伙子，咋不穿上衣，晒伤了难受？
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说：“叔，习惯了。我这皮厚，晒不透。”

我们在路边聊。他是关中人，说等铁路修通了，要带着媳妇和娃坐火车来漫川古镇逛一逛。他说这话时，回头望了身后的工地，眼睛亮晶晶的。我忽然明白，在这片土地上，他晒脱了皮、流足了汗，心里是满满的牵挂……

——山阳那位养鸡的老人。

他家住半山腰上，房前屋后两个鸡场，五六百只散养鸡，因铁路建设需要搬迁，可这是他近年来第二次搬迁了。老人情绪很大。县里的同志去做工作，来回跑了好多次。老人坐在院子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就是不言语。他不是不讲理，这五六百只鸡，搬到别处咋养呀？

老人蹲在鸡场边上，看着那些咯咯叫的母鸡，沉默了很久。县上的同志也蹲在旁边，不催，陪着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老人缓缓站起来，浑浊的眼睛里噙满了泪，声音发颤地说：“搬就搬吧，修路是大事。”
老人仔仔细细把鸡场又看了一遍，然后拧身，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站在一边，心里像被啥堵住了似的。

……
列车很快，商洛到西安北，不过四五十分钟，到了西安北站，我们下了车。

站台上，大家互相招呼着，准备换乘大巴返回商洛。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列白色的“和谐号”，静静地停在那里。过一会儿，它将调头北上，载着“商洛首发北京”这个沉甸甸的名字，驶向首都。

这些修路的人，在这里下了车，把它交给了远方。坐在回程的大巴上，我忽然想起那个光着上身的小伙子。西十高铁开通了，他一定会带着媳妇和娃，坐着高铁到漫川关。他也许会指着车窗外，自豪地对孩子说：“看，这段路，是你爸修的。”
那位养鸡的老人也许会坐上这趟车，去西安逛逛，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作为协调机制的一员，四年里，我上下左右沟通协调，有过焦头烂额的时候，有过夜不能寐的夜晚，但和那些把家都搬了、把命都豁出去的老百姓和建设者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

大巴驶上高速公路，窗外的秦岭郁郁葱葱。那建设者的劳动号子，那千千万万商洛人嘹亮的赞歌，依稀在山谷里回响……

山谷里的回响

坚 刚

商洛山

(总第2901期)

刊头摄影 全玺

有些热爱，要等岁月作答

文 丹

小时候，最怕赶集遇上唱戏。锣鼓一响，大人就走不动道了。

每次，我都会拽着母亲的衣角，跺着脚喊：“妈，快走嘛，有啥好看的！”那时候觉得秦腔又吵又土，台上的人画着脸扯着嗓子吼，一个字拖半天，根本听不懂在唱什么。每次路过戏台子，我都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逃出那片喧闹。

二十年后，当我带着六岁的女儿坐在剧院里，看本土大型秦腔历史剧《罗公编》时，我竟哭得稀里哗啦。
“罗公编”三个字，对商州人来说并不陌生。小时候，我只当它是地名，从没想过这三个字背后藏着一段跨越两百多年的故事。

清乾隆年间，商州知州罗文思，一个四川人，来商州任职的途中发现城东四十里有段扁路，内倚绝壁，外俯陡流，岩倾苔滑，宽不足三尺，行人贴着崖壁走，稍有不慎就坠入丹江。

罗文思上任后，一门心思修路。
他向上级递奏折求拨款，被拒后自掏腰包，捐出姐夫寄来的五百两银子。

修路期间，遇上伤亡事故和当地首富的阻挠，罗文思想尽办法坚持修路。路修好了，百姓感恩，于是刻石为记，把这条路叫作“罗公编”。

两百多年后，罗文思的故事被搬上舞台。
进剧场之前，我心里还在打鼓——女儿坐得住吗？我自己能看进去吗？

从第一声板胡响起，我就被拽进去了。台上没有花里胡哨的排场，就是一个实打实的清官，穿着旧袍子，像个普通农民一样走进大众视野。

演员李小熊把罗文思演活了——怕老婆、穿破袍、痛哭、大笑……一举一动尽显老戏骨的精湛演技，剧中的罗文思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青天大老爷，他就是一个平凡、真实、憨厚的普通人。
唱到罗文思捐俸修路那一段，我鼻子一酸。他为商州修路、

修桥、兴学先后捐出了一千多两俸银，相当于他在商州任职十二年的全部收入。无偿投入这么一笔巨资，他一个外地来的官员，图什么？

可他还是修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句话背后的深情。罗文思把为官一任的担当，刻在了悬崖峭壁之上。

散场的时候，女儿拉着我的手问：“妈妈你咋哭了？”
我跟女儿说，我不是难过，是感动。

感动于两百多年前一个外地官员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真心，感动于台上每一个演员对技艺的打磨与热忱，更感动于有人把这快被遗忘的故事，用最地道的秦腔讲了出来。

商洛被称为“戏剧之乡”“文化绿洲”，可这些年我总觉得，家乡的文化在慢慢变淡。年轻人往外走，老一辈的戏迷越来越少，秦腔好像只剩下庙会上稀稀拉拉的几声锣鼓。

可那天晚上，剧场里坐满了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年轻人，还有像我女儿这样懵懵懂懂的小孩。女儿陪我看完了整场两个小时的戏，说的大多是她听不懂的方言，但她一点也没有觉得枯燥，还不停地鼓掌喝彩。

走出剧场，女儿一遍遍地跟我说：“妈妈，戏真好看！”我突然觉得，艺术是跨越语言和界限的，秦腔也不会消亡，它在等着下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爱上它。

回家的路上，女儿哼着戏里的一句调调发音不对，但我没有纠正。我想起小时候拽着母亲衣角逃离戏台子的自己，再看看后视镜里摇头晃脑的女儿。两代人，同一片土地，同一门艺术，同样的血脉里，都流淌着热爱。虽然，我对秦腔的热爱，迟到了二十年。

罗文思修的那条路，两百多年了还在。秦腔这门艺术，吼了上千年也没间断过。

有些东西，你以为它过时了，可它一直在那儿，等着你长大，等着你回头。